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八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皇王部十一

秦

昭襄王

孝文王

莊襄王

始皇帝

二世皇帝

秦王子嬰

楚義帝

附

秦

史記曰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女曰女脩適玄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皂游爾後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栢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

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行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行之後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滴在西戎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惡來蜚廉死葬於霍山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是為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繆王以趙

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蜚廉以下五世別居趙趙衰其後也惡來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太几太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姓趙氏非子居大丘周孝王分土為附庸邑之秦

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

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秦嬴生秦侯秦

侯生公伯公伯生秦仲秦仲死於戎子莊公伐戎破之莊公卒子襄公立七年戎伐周襄公救周有功周避犬戎之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

之岐以西之地襄公於是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至
繆公康公之世漸為強霸與齊晉爭為諸侯盟主秦仲
已下二十八世曰武王武王卒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
于時周室微弱

昭襄王

史記曰昭襄王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之
五十二年周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
於雍立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

孝文王

史記曰孝文王元年赦罪人脩先王功臣褒厚親戚弛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己亥即位三日辛丑卒莊襄王立

莊襄王

史記曰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民東周公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以陽人之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四年莊

襄王卒子政立

始皇帝

河圖曰秦始皇帝名政虎口日角大目隆鼻長八尺六寸大七圍手握兵執矢名祖龍

尚書考靈耀曰秦失金鏡

宋均注曰金鏡喻明道也

魚目入珠

言偽亂直

也莊襄王納呂不韋之妻生始皇也

古文奇字曰秦改古文以為大篆及隸字國人多誹謗怨恨秦苦天下不從而召諸生到者拜為郎凡七百人

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硯谷之中溫處瓜實成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說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能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

史記曰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悅而取之生始皇帝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十年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視諸侯譬如郡縣

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潛王
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受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
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王從其計見尉繚抗禮衣
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隆準長目鵞鳥鷹豺聲
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
然見我常身自下我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
矣不可與久遊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
其計策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廷尉斯等與博士議曰

有天皇有地皇有人皇人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
為秦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為朕王曰去秦著皇
採上古帝皇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朕聞太古有
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
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謂始皇帝
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
始五德之傳音亭傳之傳也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
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今自十月朔衣服旄旌

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輦六尺為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治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分天下之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命民曰黔首大酺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

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
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實之二
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出雞頭山過回中作長信宮渭
南已更命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驪山上作甘
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
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
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禪梁父刻所立石
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腠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秦德焉

而去南登琅琊大樂之留三月徙黔首三萬戶琅琊臺
下復十二歲作琅琊臺立石頌秦德二十九年始皇東
遊至陽武博浪沙中為盜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
十日三十一年始皇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
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
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盧生使入海還以鬼
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
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略取陸

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譴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

北假地名

築亭鄣以逐戎

人三十四年丞相斯議曰臣請史官非秦記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諸有文學之書蠲除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學法令以吏

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
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
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
之巔以為門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
閣道絕漢抵營室也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
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十歲盧生說曰上
所居毋令人知不死之藥可得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
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

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
帝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
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
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
所在聽事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謀亡
去始皇怒案問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人皆坑之長子
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
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

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七年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
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
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
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峽中渡上
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還過吳從江
乘渡並海上北至琅琊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
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鯨魚所
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

與海神戰如人狀以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今上禱祀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降去而善神可致乃命入海者賞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琊北至營城山弗見至之罘山射殺一魚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疾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時年五十在位三十七年丞

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叅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胡亥丞相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賜死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上輜涼車臭乃詔從官

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

漢書曰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智訕笑三代蕩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蕃翼之衛吳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

又曰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顱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

又曰賈山借秦為喻名曰至言其辭曰始皇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
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離宮三百鐘鼓不移而
具為宮室之麗如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
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厚築其外隱以金
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如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
而託足焉葬于驪山銅錮其內漆塗其外中成遊觀上
成山林為葬埋之侈如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顯蔽塚

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

異苑曰秦世有謠曰秦有帝號始皇開吾戶據吾牀飲吾酒啜吾漿食吾飯以為糧張吾弓射東牆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坑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諸經傳壙既啓於是悉如謠者之言又言謠文刊在塚壁政甚惡之及達沙丘而修別路見一羣小兒輦沙為阜問云沙丘從此得病

淮南子曰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造馳道數千里
鑄金人發邊戍入芻藁頭會箕斂輸於少府丁壯夫
西至臨洮狄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象郡桂林北至飛狐
陽原道路死人以溝量當此之時有忠諫者為之不祥
道仁義者謂之狂

桓譚新語曰秦始皇見周室失統自以當保有九州見
萬民碌碌猶羣羊聚諸皆可以竿而驅之故遂以敗也

二世皇帝

史記曰二世皇帝元年二十一年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徵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用法益刻深七月戍卒陳勝等反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三年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水沉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

賊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郎中令與樂俱入射
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鬪旁有宦者
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何不早告我宦者曰臣
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閭樂前即
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叛足下其自為
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不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
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又曰願與妻子為
黔首比諸公子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雖

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閭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在位三年

秦王子嬰

史記曰趙高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稱疾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

不行子嬰遂刺殺趙高於齋宮夷三族以徇咸陽子嬰
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
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
符降軹道旁項籍為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

又史記太史公曰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皇而
羞與之侔善哉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繕津關
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亂散之衆數百
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

耰田器也音憂

望屋而食

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歿矣故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籍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秦王纘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捶拊拊音付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

北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

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黽隸之人而遷徙之
徒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天下雲集而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
秦族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
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
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
勢異也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
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

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
帝王世紀曰秦凡四王二帝合四十九年

楚義帝

史記曰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起
沛往焉居鄴人范增好奇計往說項梁曰秦滅六國楚
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
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

世楚將為能復立楚後也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
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為楚
上柱國與懷王都盱眙秦滅尊懷王為義帝

漢書曰義
帝名心也

項羽謂諸將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
身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
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
諸將皆曰善漢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
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必居上游乃徙義帝長

沙邨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
擊殺之江中

太平御覽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八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皇王部十二

漢高祖皇帝

項籍附

孝惠皇帝

前少帝

後少帝

漢高祖皇帝

河圖曰帝劉季日角戴勝斗胃龜背龍眼長七尺八寸

明聖而寬仁好任主軫

又曰劉受紀昌光出軫五星聚井

龍魚河圖曰高皇攝正總萬廷四海歸詠治武明文得
道治承天精元祚興隆協聖靈

尚書帝命驗曰賊起蜚卯生虎

賊起蜚始皇立也卯劉
字之別也皇立而劉生

虎謂
高祖

又曰有人雄起戴玉英

玉英實物之名
戴之謂骨表

祈旦失鑰亡其

金虎

祈讀曰哲白也謂之秦也旦失鑰
戶將開金虎獸之長喻於秦君

東南紛紛注精

起紛紛動擾之兒注星之精起謂劉氏也

尚書考靈耀曰卯金出軫握命孔符

卯金劉字之別軫楚分野之星符圖

劉所握天命孔子制圖書

詩含神霧曰始吞赤珠刻白玉英生漢皇

刻刻鏤也有玉英之文

春秋孔演圖曰其人日角龍顏姓卯金刀含仁義

春秋文耀鉤曰庶人爭權赤帝之精

庶人項羽赤帝劉季爭權欲並起也

史記曰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母曰劉媪

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瞑太公往視則

見蛟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
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然
也為泗水亭長亭中吏無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
武負貰酒時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
每酤留飲酒讐

如淳曰
讐音售

數倍嘗繇咸陽縱觀始皇帝曰

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到
豐西澤中止飲夜皆解縱所送徒徒中壯士願從者十
餘人高祖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行前還報曰前有大

蛇當徑願避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
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困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
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
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因忽
不見後人至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秦始皇帝常望東
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壓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
芒碭山澤岩石之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
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

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沛令欲以沛應勝沛父老皆曰生平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乃立為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鑼鼓旗幟皆赤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兵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降軹道旁遂西入咸陽召諸縣父老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

悉除去秦法民大喜五年項羽滅諸侯尊漢王為皇帝
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陽置酒南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
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
天下者何高起

孟康曰姓
高名起也

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

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地所降下者因以予
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
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所以失天下
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於帷帳之中決

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
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
如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
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
都雒陽齊人婁敬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
入都關中九年高祖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上
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嘗以臣無賴不能治
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

稱萬歲大為笑樂十二年高祖擊布還歸過沛留置酒
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
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
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
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
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
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故舊

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曰吾人

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

獻牛高酒

祖復留止張飲三日

張宴曰張帳帷

高祖擊黥布時為流矢所

中行道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

治於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

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四月甲

辰崩於長樂宮時年六十二在位十二年葬長陵羣臣

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位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

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

漢書曰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從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

何治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

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

丈尺斗斛之法

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

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

又曰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好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彩此天子氣也

漢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熾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荀悅漢紀曰項羽自立為西楚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諸侯皆就國漢王欲叛楚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

於死乎且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人之上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撫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乃就國

又曰高祖開建大業統辟元功度量規模不可尚已是時天下初定而庶事莫制故韶夏之音未有聞焉

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亞父進諫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彩相糺或似雲或似龍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氣也不若殺之

帝王世紀曰豐公家于沛之豐沛邑中陽里其妻夢赤馬若龍戲已而生孰嘉是為太公即太上皇也太上皇之妃曰媼是為昭靈后名含始遊於洛地有玉雞銜赤珠出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邦字季

又曰玄晏先生曰禮稱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觀漢祖之取天下也遭秦世暴亂不階尺土之資不權將相之柄發迹泗亭奮其智謀羈勒英雄鞭驅天下或以威服或以德致或以義成或以權斷逆順不常霸王之道雜焉

是以身居帝王之位而無一定之制三代之美固難及矣
後漢班叔皮王命論曰在昔帝堯之禪也曰咨爾舜天
之歷數在爾躬舜亦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堯光濟四
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
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
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
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作必有明聖
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于神明流

澤加於生人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
世無本功德不能紀而得崛然在此位者世俗見高祖
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
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
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

項籍

河圖曰怪目勇敢重瞳大面立楚之邦

尚書中候曰自號之王百姓有工

項羽為西楚霸
王工項字之側

史記曰項籍者下相人也

地理志云臨淮有下相縣

字羽初起時年

二十四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
項氏世世為楚將封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
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
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
又不肯竟學梁殺人與籍避讐於吳秦始皇帝遊會稽
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
無妄言族矣梁以此奇之籍身長八尺餘力能扛鼎

韋昭

曰扛舉也

才氣過人秦二世元年九月會稽守

徐廣曰爾時未云太守也

通謂梁曰

楚漢春秋曰守會稽假守殷通也

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為

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項梁乃渡江而西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乃求楚懷王孫心立以為楚懷王王召宋義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次

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
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

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

皆懾服莫敢枝梧

如淳曰梧音吾枝梧猶枝捍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梧邪柱是也

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

為假上將軍懷王因使羽為上將軍乃悉引兵渡河皆

沉船破釜餽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一還心於

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虜王

離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呼聲動天地項

羽召見諸侯諸侯入轅門

張晏注曰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曰轅門

無不

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章邯降畧定秦地引兵西屠咸陽

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婦女

而東人或說項王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

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

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

猴而冠耳果然

張晏曰沐猴猶猴也

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

郡都彭城漢之二年春漢王部五諸侯兵伐楚四月漢

皆已入彭城收其實貨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

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

穀泗水

二水皆在沛郡彭城

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

又追擊之靈壁東

徐廣曰在彭城

睢水上

徐廣曰睢水自彭城入泗水

漢軍

却為楚所擠

擠排也

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

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

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

與數十騎遁去漢之四年項王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

孟康註曰于滎陽築西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

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

梁地絕楚糧道項王患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

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

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

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也挑音徒了反瓚曰挑戰槌姚

敵求戰古謂之致師

決雌雄無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

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命壯士出挑戰漢王有

善騎射者樓煩

樓煩胡也今之樓煩縣

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

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甚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漢王使侯公往說項王乃與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

漢

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兵濟汝淮泗水於楚即今官渡水也

渡溝

而東者為楚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

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漢王乃追項王至垓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

面皆楚歌

應邵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畧得其地楚歌者多也

項王乃大驚曰

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乃夜起飲於帳

中有美人名虞

徐廣曰姓虞氏

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

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

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

美人和之項王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

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

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項

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

徐廣曰在淮南

迷失

道問一田夫田夫紿曰左

文穎曰紿欺也欺令左也

左乃陷大澤中

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

漢書音義曰縣名屬

淮臨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能脫

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

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天之

亡我非戰之罪也項王乃欲東渡烏江

壻曰在牛渚也

烏江亭

長艤船待

孟康曰艤音蟻附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

謂項王曰江

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

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

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

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

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

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

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

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

面之

張晏曰以故人難即斫之故背面之也如淳曰面不正視也

指王翳曰

如淳曰指示王

也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

為若德

徐廣曰亦可是功德之德

乃自刎而死漢以魯公禮葬項王

於穀城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

周時賢也

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

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作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

此時山東六國而齊

趙韓魏燕五國並伐秦故云五諸侯也

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

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周生烈子曰桀紂是湯武之梯秦項是大漢之階也四逆不興則三順不勝

蔣子萬機論曰項羽若聽范增之策則平步取天下也

譙周法訓曰劉項方爭父戰於前子鬪於後

孝惠皇帝

史記曰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戚姬得幸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賴留侯策太子得毋廢高祖崩太子襲號皇帝呂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趙王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挾與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孝惠元年十二月

帝晨出射雉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

醢飲之黎明孝惠還趙王已死

徐廣曰
黎猶比

太后遂斷戚夫

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

乃召孝惠帝來觀人彘孝惠見問廼知是戚夫人也廼

大哭因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

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為淫樂不聽政故

有病七年秋八月戊寅帝崩

又曰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

苦君臣俱欲休息於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
政不出閨房天下宴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
衣食滋殖矣

漢書曰孝惠

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
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七年帝崩于未

央宮

紫帝年十七即
位在位七年矣

葬安陵

漢書贊曰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可謂寬仁之主遭
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荀悅漢紀曰四年立皇后張氏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

后欲為重親故配帝論曰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姊子而為后昏於禮而瀆於人情非所以示天下作民則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

前少帝

史記曰惠帝崩太子即位為帝號令一出太后太后稱制宣平侯女為孝惠皇后時無子佯有娠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以為太子孝惠崩太子為帝帝壯

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之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太后聞而患之恐其後為亂於是乃幽之於永巷中羣臣奉旨廢帝

後少帝

史記曰后元年立孝惠後宮子山為襄成侯二年以為常山王更名義四年廢少帝立常王義為帝更名弘不稱元年者以太后制天下事也八年七月太后崩大臣謀誅諸呂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

孝惠子迺相與陰使人召代王代王至長安立為天子
東平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汝
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召
乘輿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
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少
帝於邸

太平御覽卷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八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皇王部十三

漢孝文皇帝

孝景皇帝

孝武皇帝

漢孝文皇帝

春秋演孔圖曰戴玉英

玉英文帝之首表
象玉英而秀出

光中再

光日
光也

再再中也漢含孳曰夜

仁雄出日月角

為仁人之雄傑既戴玉英且日

角也謂明

於天下

史記曰孝文皇帝諱恒

諱恒之字曰常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高祖中子也

高祖十一年春以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

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呂產

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誅之使迎代王王問左右郎

中令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詐

謀今誅諸呂新嘍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

顧大王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也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

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
大王勿疑也代王卜之龜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
為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
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代王乃命宋昌叅乘張武
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
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已下皆迎宋昌還報代王馳至
渭橋羣臣拜謁太尉勃進曰願請問言昌曰所言公公
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

曰至代邸而議之遂馳入代邸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遂即天子位即日夕入未央宮三年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寇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郡臣皆賜之舉功行賞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少女緹縈自傷泣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豈稱為民父母之

意哉其除肉刑

又曰孝文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樸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錫銅為飾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兒杖羣臣如袁盎等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羣臣如張武

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遺詔無發民男女哭臨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史記太史公曰孔子言王者必世而後仁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

漢書曰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有賢行欲相

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乃以御史大夫申屠嘉為丞相

又曰武帝從容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

兵木為刃

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

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

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

又曰賈損之曰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修文時有
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
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
里費

荀悅漢記曰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擊魏王豹豹
有姬曰薄姬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恃此言而反豹敗
漢王納薄姬生文帝

又曰以孝文之明大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見排逐

張釋之十年不見省馮唐首白屈於郎豈不惜哉夫以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乎

帝王世紀曰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年四十七葬霸陵因山為體廟名顧城

桓子新論曰漢太宗文帝有仁智通明之德承漢初定躬儉省約以惠休百姓救贍困乏除肉刑減律法薄葬埋損輿服所謂達於養生送終之實者也及始從代徵時謀議狐疑能從宋昌之策應聲馳來即位而偃

武修文施布大恩欲息兵革與匈奴和親總撮綱紀故
遂褒增隆為太宗而溺于俗議斥逐材臣又不勝私恩使嬖
妾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之倫所謂通而蔽也
風俗通曰孝成皇帝問劉向世俗多傳道文皇帝少生
於軍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城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
兒祭已使使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為大王後徵到後
期不得立日為再中遂即位為天子躬行至儉集上書
囊以為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政為皇太后持三年服

天下平米升一錢有此事不向對曰文帝生而為王者
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軍中祭代東門外也高后八年
九月己酉夕即位時已昏夜日不再中也文帝雖節儉
未央宮前殿至奢雕文及五彩畫華櫳壁牆軒檻皆飾
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為帷又帝率聽政宣室不在
明光宮也薄太后孝景二年薨不持三年服也匈奴數
犯塞侵擾邊境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由是北邊至
屯守戰設備胡兵連不解轉輸騷擾費積虛耗因以年

歲不登百姓飢乏穀糶嘗至石五百非一升一錢也上
曰臨朝總政施號令如何未及對上復謂向校尉宗室
師傅耆舊洽聞親事先帝歷見三世得失勿有所隱向
曰文帝嘗過輦郎署呼郎中馮唐問以趙將廉頗李牧
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推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
讓唐鄧通以佞幸吮癰見愛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
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邦君又為微行數幸通家衣赍
襲旃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騎射狐兔

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致太平其德偕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曰文帝治禮言者不傷其意臣無以大小或有言即從容止輦聽之言事者多褒之後人見其遺文則以為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變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過人難及也

典論曰文帝慈孝寬弘仁厚躬修玄默以儉帥下奉生送終事從約省美聲塞於宇宙仁風暢於四海

又曰文帝思賢甚於饑渴用人速於順流

班固漢書述曰太宗穆穆允恭元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

孝景皇帝

史記曰孝景皇帝孝文帝之中子也母竇太后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及竇太后得幸前后死及三子更死故孝景得立

漢書曰孝景皇帝

諱啟字曰開應劭曰禮諡法布義行剛曰景

文皇帝太子

也母曰竇太后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
又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
之弊網密文峻而姦宄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
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載之間移風易
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又曰孝景即帝位竇嬰為太子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
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
上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大欣嬰引卮酒進上

曰天下者高祖天下也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何以得傳
梁王太后由此憎嬰

帝王世紀曰孝景帝即位十六年年四十八葬陽陵廟
名德陽

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蒞政諸侯方命

尚書方命圯族繇之惡壞其族類吳

楚七國亦然也

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

甲令民用寧康

魏陳王曹植漢景帝贊曰景帝明德繼文之則肅清王

室克滅七國省役薄賦百姓殷昌風移俗易齊美成康

孝武皇帝

史記本紀曰孝武皇帝

漢書音義曰諱徹也

孝景帝中子也母曰

王太后孝景四年以皇子為膠東王七年栗太子廢為

臨江王以膠東王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為

孝武皇帝

漢書武帝紀曰後三年正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即位元

朔四年冬行幸甘泉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獲白麟乃作白麟之歌元鼎四年冬十月行自夏陽東

幸汾陰十一月甲子后土祠於汾陰睢之上

蘇林曰睢音雖如淳

曰睢者河之東岸也

元封元年

應邵曰始封太山改年也

行自雲陽北歷上郡

西河五源出長城登單于臺至朔方臨河北勒兵十八

萬騎旌旗經千餘里威震匈奴還祠黃帝于橋山乃歸

甘泉遂東巡於河上夏四月上還登封太山

王者功成治定告成

功於天封岱宗也助天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

降明堂

案郊祠志曰初天子

封太山太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也

行自太山復東巡於海上至碣石

文穎

曰在遼西案縣今改屬臨榆此石著海旁師古曰碣然特立之貌也音其列反

二年冬十月行

幸雍祠五峙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太山至

瓠子

服虔曰瓠子堤名也蘇林曰在野城南濮陽北地廣百步深五丈

臨決河命從臣

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四年冬十月幸

雍祠五峙通回中道

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險阻肖關在其北通至長安也孟康曰

回中在北地山險武帝故宮如淳曰三輔黃圖曰回中宮在汧也

遂北巡肖關

如淳曰肖奴傳

肖奴入朝那肖關在安定朝那縣也

五年冬南巡狩至于盛宮

如淳曰縣名也韋昭

曰南郡也望祠虞舜于九疑

應劭曰舜葬蒼梧九疑山今零陵營道也

祭瀟天柱

山應劭曰潯音潛南嶽霍山潯縣屬名自尋陽浮江親

廬江文穎曰天柱山潯縣南有祠

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

天漢三年

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年為天漢以祈甘雨晉灼曰取雲漢之詩求雨之意也

初權酒酤三

月行幸太山修封祀明堂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夏四月赦

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太始三年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

月令天下大酺五月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邪

禮日成山

孟康曰禮日祠日也韋昭曰成山在東萊界

四年夏五月還幸建章宮後

元二年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乙丑立皇子弗陵為

皇太子

張晏曰昭帝也後但名弗以多難諱

丁卯帝崩于五柞宮

案帝年十七即位即

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歲也張晏曰有五柞之樹故因以名宮在盤屋縣也

葬於茂陵

漢書贊曰漢承百弊之後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民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章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

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漢書宣帝紀曰本始三年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之舞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

荀說漢紀論曰孝武皇帝規矩萬世之業固後世之基地內修文學外耀武威以延天下之士先王之風粲然可考者矣然猶好其文未盡其實發其始不克其終奢侈而無限窮兵黷武百姓空竭萬民罷弊當此之時天下騷然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焉

劉歆毀廟議曰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伏波樓船之屬滅百越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

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
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蕃百蠻服從萬
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漢武故事曰漢景皇帝后姪身夢日入其懷景帝又夢
見高祖謂已曰王美人生子可名為彘及生男日因名
之焉武帝生於猗闌殿年四歲立為膠東王數歲長主
抱著其膝上問曰兒欲得婦不膠東王曰欲得婦長主
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問曰阿嬌好

不於是乃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也
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定婚焉膠東王為皇太子時年
七歲上曰巍者徹也因改曰徹丞相周亞夫宴時太子
在側亞夫失意有怨色太子視之不輟亞夫於是起帝
曰爾何故視此人耶對曰此人可畏必能作賊帝笑曰
因此快快非少主之臣也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父
因殺陳依律年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太子對
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母也緣父之愛故比之於母

耳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
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帝從之年棄市議者稱善時太
子年十四帝益以奇之及即位常晨往夜還與霍去病
等十餘人皆輕服為微行且以觀戲市里察民風俗嘗
至蓮勺通道中行行者皆奔避路上怪之使左右問之
云有持戟前呵者數十人時微行率不過二十人馬七
八疋更步更騎衣如凡庶不可別也亦了無騶御而百
姓咸見之又嘗至栢谷夜宿亭亭長不內乃宿於逆旅

逆旅翁謂上曰汝長大多力當勤稼穡何忽帶劍衆夜
行此不欲為盜則淫耳上嘿然不應因乞漿飲翁答曰
吾止有溺無漿也有頃還內上使覘之見翁方與少年
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探過客嫗歸謂其
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亦有備不可圖也天寒
嫗酌酒多與夫及諸少年皆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
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是日還宮乃召逆旅
夫妻見之賜嫗千金擢其夫羽林郎自是懲戒弗復微

行上少好學招求天下遺書上親自省校使莊助司馬
相如等以類分別之好詞賦每所行幸及奇獸異物輒
命相如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下筆即成初不
留時相如造文遲彌時而後成上每歎其工妙謂相如
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
下何如耳上大笑而不責然性嚴急不貸小過刑殺法
令殊為峻刻汲黯每諫曰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
得人勞苦神明未盡其用輒殺之以有限之士資無已

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欲與誰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行幸河汾中流與羣臣飲醺乃自作秋風辭顧謂羣臣曰漢有六七之厄法應再受命宗室子孫誰當應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漢者當塗高也羣臣進曰漢應天受命祚踰周殷子子孫孫萬世不絕陛下安得此亡國之言過聽於臣妄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來不聞一姓遂長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行幸五柞宮謂霍光曰朕且死矣可立鉤弋子公

善輔之三月丙寅上晝卧不覺顏色不異而身冷無氣
明日色漸變閉目乃發哀告喪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
有食之者常所幸御葬畢悉居茂陵園上自婕妤以下
二百餘人上幸之如平生而傍人不見也光聞之乃更
出宮人增為五百人因此遂絕始元二年吏告民盜用
乘輿御物者案其題乃茂陵中明器也民別買得光疑
葬日監官不謹容致盜竊乃收將作以下繫長安獄考
訊居歲餘鄴縣又有一人於市貨玉杯吏疑其御物欲

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又茂陵中物也光自呼
吏問之說市人形貌如先帝光於是默然乃赦前所繫
者歲餘上又見形謂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世猶為汝
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上磨刀劍乎忽然不見因推問
陵旁有方石以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劍甘泉宮恒自然
有鐘鼓聲候者時見後宮鹵簿似天子自後轉稀至宣
帝世乃絕宣帝即位尊孝武廟曰世宗奏樂之日虛中
有唱善者告祠之曰白鵠羣飛集後庭西河立廟神光

滿殿中狀如月東萊立廟有大鳥啼其上白龍夜見河
東立廟告祠之日白虎啣肉置殿前又有一人騎馬馬
異於常馬持捉一札賜將作丞曰聞汝績克成賜汝金
一斤因忽不見札乃變為金稱之有一斤廣川告祠之
明日有鐘磬音房戶皆開夜有光香氣正聞二三里宣
帝親祠甘泉有頃紫黃氣從西北來散於殿前肅然有
風空中有妓樂聲羣鳥翔舞蔽天宣帝既親覩光怪乃
疑先帝有神復招諸方士冀得仙焉

帝王世紀曰孝武帝廟名淵龍

幽明錄曰漢武帝在甘泉宮有玉女降常與帝園碁相娛女風姿端正帝密悅乃逼之玉女因唾帝面而去遂病瘡經年故漢書云避暑甘泉宮此其時也

劉歆七畧曰孝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

桓子新論曰漢武帝材質高妙有崇先廣統之規故即

位而開發大志考合古今模範前聖故事建正朔定制
度招選俊傑奮揚威怒武義四加所征者服興起六藝
廣進儒術自開闢以來唯漢家最為盛焉故顯為世宗
可謂卓爾絕世之主矣然上多過差既欲斥境廣土又
乃貪利爭物之無益者聞西夷大宛國有名馬即大發
軍兵攻取歷年士衆多死但得數十疋耳又歌兒衛子
夫因幸愛重乃陰求陳皇后過惡而廢退之即立子夫
更其男為太子後聽邪臣之譖衛后以憂死太子出走

滅亡不知其處信其巫蠱多徵會邪僻求不急之方大起宮室內竭府庫外罷天下百姓之死亡不可勝數此可謂通而蔽者

典論曰孝武帝承累世之遺業遇中國之殷阜府庫餘錢帛倉廩畜腐粟因此有意平滅匈奴而得清邊境矣故即位之初從王恢之畫設馬邑之謀自元光以迄征和四五十載之間征匈奴四十餘舉踰廣漠絕梓嶺封狼居禪姑幕梁北河觀兵瀚海列單于之旗勦閼氏之

首採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納休屠昆耶之附獲祭天
金人之寶斬名王以千數馘首虜以萬計既窮追其散
亡又摧破其積衆虜不暇於救死扶傷疲困於孕重墮
殞元封初躬執武節告以天子自將懼以南越之誅彼
時號為威震匈奴矣

後漢班固武帝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
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薄四荒武功
既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一聖真封禪郊祀祭旅百

神協律改正饗茲永年

魏陳王曹植漢武帝贊曰世宗踐位戎狄是攘威震百蠻恢拓土疆簡定律厯辨修舊章封天禪土功超百王周庾信漢武帝聚書贊曰獻書路廣藏書府開秦儒出谷漢簡吹灰芝泥印上玉匣封來坐觀風俗不出蘭臺沈炯祭漢武帝陵文曰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不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神蛟於江浦禮日觀而稱功

橫中流於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
而運屬上遷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
遂出人間陵雲故塞與原田而膺膺別風餘趾帶陵阜
而茫茫羈旅之臣豈不落淚昔者承明見厭嚴助東歸
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衷黍稷非馨敢
望徽福爵臺之薦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
徽猷伏增悽懼

太平御覽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八十九

宋 李昉等 撰

皇王部十四

漢孝昭皇帝

廢帝海昏侯

中宗孝宣皇帝

孝元皇帝

孝成皇帝

孝哀皇帝

孝平皇帝

少帝孺子

王莽

孝昭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昭皇帝

諱弗之字曰不

武帝少子也母趙婕妤

本以有奇異得幸

服虔曰婕妤有奇手指不伸案外戚傳曰望氣者云此有奇女天子氣故

稱奇異也

及生帝有奇異

文穎曰十月乃生

遂立為太子年八歲武

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

太液池中

如淳曰謂之液者天地和液之氣所為也案時漢用土德服色尚黃鵠色皆白而今更黃

以為土之瑞故紀之太液池言承陰陽津液以作池也

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

室金錢各有差已亥上耕于鉤盾弄田

應劭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

帝籍鉤盾宦者近署故往試耕為戲弄也案西京故事弄田在未央宮中也

元鳳元年九月

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罪時帝年十四覺其詐雖後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敢有譖毀者坐之光由是得盡忠元平元年夏四

月帝崩於未央宮

案帝九歲即位十三年壽二十二也

六月葬平陵

臣瓚曰平

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

漢書贊曰昔周成王以孺子繼位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歛與民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後漢班固昭帝述曰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蓋譟張寶獻實聰罪人斯得邦家同

魏文帝周成漢昭論曰或方周成王於漢昭帝僉高成而下昭愚以為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胎誨周召為保傅呂尚為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沉漬玄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賡三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啓金縢稽諸國史然後乃寤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桀光體不聖成

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資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年在二七早知夙達照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有啓金滕信國史而後乃寤哉使夫成昭均年而立易世而化貿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讒興此其艱險相似者也夫以發金滕然後垂泣與計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

兒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罹人謗而不出周公賴天變而得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末計重而況輕漢昭優于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德在始必不得已而論二主愚與夫始者也

廢帝海昏侯

漢書曰昌邑哀王體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王乘傳

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晡時至定
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遂諫
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

竹杖

文穎曰合竹作杖也

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旦至

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
也賀曰嗑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
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
文穎曰弔哭帳也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

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
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
羣臣議白孝昭皇帝后廢賀歸故國初賀在國時數有
怪嘗見白犬高三尺其頸似人而冠方山冠後復見熊
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宮中王知惡之輒以問郎中
令龔遂遂為言其故後又血污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
號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
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就徵既即位夢青蠅之矢積西階

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以問遂而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霍光更尊立孝武帝曾孫是為孝宣帝

漢書曰昌邑王即位好弄彘闔虎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之中與孝昭帝宮人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腰斬王受璽以來二十七日有罪千一百二十七條霍光廼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奏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

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以報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

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為昌邑中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

書術而樂逸遊憑軾搏銜

服虔曰搏促也或曰柱也搏音子本反

馳騁不

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霜露

晝則被埃塵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

偃薄

偃靡也過疾風而靡也薄迫也

數以奕脆之玉體

奕柔而充切

犯勤勞

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

也夫廣廈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前勸送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學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譽發而上聞則福祿具臻而社稷安矣

中宗孝宣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宣皇帝

諱詢之字曰
課字次卿

武帝曾孫戾太子

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

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
曾孫生繫郡邸獄邴吉為廷尉監治巫蠱憐曾孫之亡
辜使女徒乳養私給衣食至後元二年望氣者言長安
獄有天子氣上遣使者皆殺之內署令郭穰夜至郡邸
獄吉拒閉不得入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乃載曾
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
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哀曾孫養奉甚謹以私錢供
給教書既壯為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因倚依廣

漢兄弟及祖母家受詩於東海潁仲翁

潁音韻

高才好學

然亦喜遊俠鬪雞走馬具知閭里之奸邪吏治得失周

遍三輔常困於蓮灼鹵中尤樂鄠杜間率常在下杜

邵應

曰下杜杜陵之下

時會諸朝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

遍身及足

下皆

有毛臥居數有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此

自怪元平元年昭帝崩無嗣霍光徵昌邑王賀賀淫亂

廢七月光奏遣宗正得至尚冠里舍沐浴賜御府衣太

僕以軫獵車奉迎曾孫就齊宗正府封為陽武侯羣臣

上璽即皇帝位甘露三年匈奴呼韓耶單于皆來朝贊
謁稱藩臣而不名黃龍元年帝崩於未央宮在位三十
五年

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參乘上內嚴憚
之若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參乘天子從容肆意甚
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

漢書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
理之事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

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

亂推亡固存

李奇曰宣帝能朝呼韓而固存走郅支使遠遁是推亡也

信威北夷單

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

殷宗周宣矣

東觀漢記曰光武下詔曰唯孝宣皇帝有功德其上尊

號曰中宗

帝王世紀曰宣帝廟名樂遊

後漢班固宣帝述曰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傳納聽

斷惟精柔遠能邇燁燿威靈龍荒朔漠莫不來庭丕顯
烈祖尚於有成

孝元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元皇帝

諱爽之
字曰威

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

許皇后宣帝微時生民間八歲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
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等坐刺
譏辭語而誅常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
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理之奈何純任

德教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何足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踈太子而愛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而王母張婕妤尤幸上欲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故終不肯焉宣帝崩太子即位頻年行幸甘泉河東郊祀泰畤祠后土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竟寧元年崩於未央宮在位十六年時年四十

三

漢書元帝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

應邵曰元成帝紀皆固父

所作臣班彪自說也外祖言金敞也

語臣曰元帝多才藝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付節度窮極要妙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薛貢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遊不斷孝宣之業衰矣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也

應劭漢官儀曰孝武時天子以下未有幘元帝額上有壯髮不欲使人見乃始進幘羣寮隨焉

帝王世說曰孝元皇帝廟名長壽

孝成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成皇帝諱騫字太孫元帝太子母曰王

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帝於甲觀畫堂

如淳曰甲觀館名畫堂堂名

為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及為太子

好經書為人寬博謹慎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

樓門不敢絕馳道

應邵曰馳道天子之道

西至直城門

晉灼曰黃圖西出南

頭第得絕乃度上遲之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太子得

絕馳道其後幸酒燕樂

幸酒好酒也

上不以為能而定陶恭

王有才母傳昭儀又愛幸上以故欲以恭王為嗣賴侍中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功上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無廢元帝崩太子即位頻年幸甘泉汾陰郊祠綏和二年崩於未央宮在位二十六年時年四十五

漢書曰成帝好為微行從其門郎及私奴官客多至十餘人皆帶持刀劍或乘小車御者在道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谷永曰今陛下棄萬乘之富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

如淳曰稱長放家人

是卑字

崇聚僥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鳥集雜會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混淆無別典門戶奉宿御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

漢書贊曰臣之姑

晉灼曰班彪之姑

充後宮為倖忤父子兄弟

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疾言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耽

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
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之所由
來者久矣

帝王世紀曰成帝廟名池陽

揚雄酒賦叙曰漢孝成皇帝好酒雄作酒賦以諷之

孝哀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哀皇帝

諱欣之
字曰喜

元帝庶孫定陶恭王之

子也母曰丁姬三歲立為王長好文辭法律入朝上令

誦詩通習能說

能說其義

帝稱其才時王祖母傳太后私賂

遺上所幸趙昭儀及帝舅曲陽侯王根根及昭儀見上
亡子亦欲預自結皆勸帝以為嗣乃立為太子綏和二
年三月成帝崩太子即位建平二年夏待詔夏賀良等
言赤精子之讖漢運中衰當再受命今宜改元易號乃
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
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八月詔曰夏賀良等言皆違經
背古不合時宜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

皆伏辜元壽三年帝崩于未央宮在位六年時年二十
五

漢書曰孝哀皇帝性不好音及即位帝下詔曰孔子不
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祀樂及古之兵法
武樂在經法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

又曰董賢為太子舍人美麗自喜上即位見幸出則驂
乘入侍左右旬月之間賞賜巨萬貴震朝廷嘗與上晝
寢藉上袖上欲起賢未覺上不欲動搖之乃斷袖而起

又召賢女弟為昭儀更名其舍為椒風武庫禁兵尚方珍寶盡在董氏乘輿乃其副也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年二十二上置酒從容視賢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侍中王閔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天下也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乃默然不悅

孝平皇帝

漢書帝紀曰孝平皇帝

諱衍應劭曰布綱治紀曰平

元帝孫中山孝

王之子年三歲時為王哀帝崩迎中山王即位元始五

年帝崩于未央宮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已十四宜以禮歛加元服

漢書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于上民人怨于下莽亦不能文也

少帝孺子

漢書曰孝平皇帝崩無子嗣絕宣帝曾孫有五人王莽惡其長子也兄弟不得相為後乃徵宣帝玄孫廣威侯

嬰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莽遂居攝如周公故事改曰居攝元年三月立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建國元年乃策命孺子以為安定公莽執孺子手流涕曰今予迫皇天威命不得如周公哀歎良久孺子下殿北面稱臣百寮莫不感慟莽勅阿乳母不得與言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妻之

帝王世紀曰嬰為孺子三年而廢為安定公十五年而失國更始二年平陵方望等將嬰聚眾為天子數月更

始乃殺之

王莽

漢書曰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輔政凡九侯五大司馬唯莽父曼早死不侯五侯侈靡莽獨孤貧因折節為儉受禮經勤身博學事母及寡嫂孤兄子行甚整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世父鳳疾莽侍病亂髮垢面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永始中封為新都侯遊者為之談說虛譽隆

洽太后姊子淳于長先進在莽右莽陰求其罪因大司馬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根因薦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輔政莽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不倦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傳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博奏莽前不廣尊親之義請免為庶人乃遣就國杜門自守吏民冤訟莽者以百數元壽元年徵莽歲餘哀帝崩莽為大司馬平帝即位太后臨朝皆委政於莽羣臣奏莽定策安宗廟賜號安漢公莽以女配帝欲擅權帝母衛姬

及舅並留中山莽子宇恐帝大後見怨與師吳章夜持
血灑莽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死莽因作書八篇以
戒子孫宜班郡國以著官簿比孝經吏人上書者八千
餘人咸曰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宜採伊周稱號加
公為宰衡又加九錫鸞輅龍旂莽又增法五十條犯者
徙之四海徙者以十萬數民始怨矣平帝疾莽作策請
命願以身代藏策金縢平帝崩莽惡立長乃選子嬰年
三歲託以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竄奏武功長孟通

浚井得白石下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羣臣奏安漢公居攝踐阼服天子黻冕南面朝羣臣車服出入如天子郊祀天地贊者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改元曰居攝元年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移檄郡國衆十餘萬莽惶懼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誥作策班於天下莽既滅翟義自謂威德已盛遂謀即真之事矣莽母功顯君死莽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劉歆與博士議令新

都侯宗主喪十一月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
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
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
當有新井旦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且百尺梓潼人哀
章即作銅匱為兩檢其上書言莽為真天子昏時衣黃
衣持匱至高廟付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還坐
未央前殿下書即真天子位號曰新以十二月癸酉為
建國元年莽按符命求得王盛從布衣登用百官並改

名又改光明宮為安定館立祖廟五親廟四又更作小錢與前大錢為二品百姓不便農商失業民人至涕泣於市道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五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鷺鳥之毛服飾甚偉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捕殺之更名匈奴單于曰奴服于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鷗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問者告

之莽誅待詔後常翳雲母屏風非親近莫得見也更名
高句驪為下句驪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立廟長安
新室世世獻祭先帝配食坐於牀下又明六筮之令犯
禁者至死臨淮瓜田儀姓瓜田名儀為盜賊琅琊女子呂母
亦起莽之南郊鑄作威斗若北斗欲以厭勝衆兵莽見
盜賊起乃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厯紀六年一改元
布天下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猪突狒
勇以為銳卒莽見盜賊多欲視為自安遂營長安城南

提封百頃親舉築三下即陽城脩獻符命言黃帝以百
二十女致神仙乃遣分行天下博採淑女莽夢見長樂
宮銅人起立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無天下之文使
尚方工鑄滅銅人膚文又感漢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
入高廟拔劒四面提擊桃湯赭鞭鞭灑屋壁或言黃帝
建華蓋以登仙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車上人擊
鼓輓者皆呼登仙百官竊言此似轎車非仙物也莽知
天下潰叛乃遣使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筭之

禁會後漢兵起三月辛巳立劉聖公為天子莽愈恐欲
外視自安乃染其髮鬚進所徵天下淑女立杜陵史氏
女為皇后聘黃金三萬斤遣王邑王尋等兵百萬號曰
虎牙五威兵定山東圍昆陽世祖來救昆陽邑等大敗
關中聞知震恐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
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莽皇帝名升劉
謂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為伏戎
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後莽兵敗莽憂憊不

能食但飲酒啖鰕魚讀軍書倦因憑几寐不復就牀矣
但為厭勝遣壞渭陵延陵門采愚曰無使民復思漢也
崔發言周禮左傳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至南郊
陳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即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因
拊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作告天策文千餘言諸生小
民甚哀及能誦策文者除為郎拜將軍九人為九虎將
漢丞相司直李松與鄧曄共攻京師以王憲為校尉略
地至長門宮茂陵董喜之屬皆假號稱漢將長安旁兵

四會城下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莽分赦城中諸獄囚
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衆
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塚燒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
城中少年朱第張魚等燒作室門斧敬法闐呼曰反虜
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宮人
婦女啼呼曰當奈何莽紺衾服帶璽韞紺深青衾音戈旬切持虞
帝匕首天文即案拭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而坐
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晨旦羣臣扶莽自

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門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
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從官尚千餘人王邑晝夜戰
罷極入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
共守莽軍人入殿中呼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
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與戰莽入室下
晡時衆兵上臺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公賓
就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隅間就識斬莽首軍
人爭分裂莽身支節肌皮臠分爭相殺者數千人傳莽

首詣更始縣於宛市中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應劭漢官儀曰幘本無巾如今半幘而已王莽無髮因
為施巾故里語曰王莽頭禿施幘屋

漢書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
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攝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
而行動見稱述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
桀紂而莽晏然自以唐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
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

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
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墟丘壠
發掘害編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
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
私議莽誦六經以文姦言同歸殊途俱成滅亡此皆亢
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蠹音蛙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
云爾非命非天命也紫間色蠹邪音
歲月之餘分為閏言皆非正也

太平御覽卷八十九